

存德那一家人

(版權所有—作者：陳城富，經授權 邱春美副教授教學、研究使用等)

在南台灣一個偏僻落後小村莊，住有林存德夫婦，祖傳大地主，世代書香。夫婦皆忠厚篤實，熱心公務，雖家財萬貫，但勤儉務實，甚得村民崇敬，被推選為村長。他們夫妻十分恩愛，唯美中不足，年屆不惑，膝下猶虛。故每日清晨，東方未白，便到村莊郊外的福德祠，搶奉「頭柱香」，膜拜祈求賜福生子。數年來，從未間斷。

存德家三代單傳，祖父世芳為清季秀才，藏書萬卷，設私塾講學，在日據時代的台灣傳授中國道統文化。其父永昌幼承父教，飽讀經史子集，尤其對易經頗有興趣，能以易經之理，推演萬象變化。永昌在台灣讀完中學後，負笈東渡，在日本大學專攻農業經濟。大學畢業後回台灣結婚，婚後夫婦在香港開設農業貿易公司，把所賺的錢在家鄉廣置田產，種植香蕉稻米等運往香港、轉售各地。經數十年之慘澹經營已成地方首富。因商業關係經常往來香港、廣州、上海、天津、大連等中國沿海大都市，故學會中國各地方言，亦熟悉其地理民情。

盧溝橋事變後日本軍隊由北南侵，一九八三年廣州亦被攻佔，中國沿海地區幾被日軍佔領。香港地鄰廣州，地位危急，永昌有意結束商務返台。當時正為此事苦慮時，有一晚，香港政府英籍官員邀請商界人物聚餐，餐會上英籍官員透露：「當日軍攻略廣州時，日軍大本營作戰主任參謀秩父宮，派參謀松谷誠向英國香港總督楊格保證，日軍行動絕不侵犯英國管轄地。」秩父宮是日本昭和天皇的長弟，陸軍大學畢業，曾留學英國牛津大學，又曾以皇子身分參加英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，與英國關係良好。他是日本陸軍中主和派的領袖，頗具民主自由思想。當盧溝橋事變發生後，秩父宮曾晉謁天皇陳述其「不擴張與和平解決」的主張。故秩父宮的保證，香港商界認為有很高的可信度。為此，永昌改變主意，擬暫時觀望，繼續營業。

不幸，主和派的秩父宮不久罹患嚴重肺結核，當時尚無特效藥，不得不離開大本營，到箱根藤田男爵別邸療養（一九四〇年至箱根，一九四五年逝世）。主戰派趁機囂張，其領袖東條英機主閣，總理兼陸相（後來又兼參謀總長）獨掌軍政大權，一意孤行，發動了太平洋戰爭，向美、英宣戰。

日軍在發動珍珠港事變同時，也進攻香港，並登陸菲律賓。彈丸小地的香港，旋即淪陷，居民恐慌，商業幾停。這時，永昌覺得戰地危亂，再度決心全家返台。當船票購妥，正待船期返家時，永昌接到軍部通譯徵集令，要他在香港向日軍佔領軍司令部報到，他只好由妻鍾桂英攜獨子存德先回台灣。

桂英出生農家女，世代耕種，家世純樸。永昌原是他哥哥的中學同窗至友。桂英就讀女中時品學兼優且為學校網球選手，每次校外比賽，其兄均邀永昌前往觀賽；永昌每家有活動，亦邀其兄妹參加，因永昌為單丁獨子，平日鮮有玩伴，故極受永昌雙親的歡迎。永昌自認識桂英後開始學習網球，每逢假期常相約練

球，感情甚洽。永昌畢業後留學日本，桂英兩年後畢業，在高雄貿易行當會計。兩家相許，迨永昌大學畢業完婚。

永昌結婚後偕妻赴香港經商，桂英以過去所學商務經驗，助夫經商同甘共苦，生意興隆。桂英生長子後因卵巢疾病手術不能再生育，但身體健壯尚能兼顧家庭與事業，誠為刻苦踏實的賢內助。

存德是永昌與桂英的愛情結晶，自香港高中畢業後，取得英國牛津大學入學許可，正準備赴英國留學時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本對美、英宣戰，英國不可能再收敵對國日本殖民地台灣的學生。加之，父被徵召當通譯，故決志隨母返台，照顧母親，並管理家中農場。

永昌因多年經商關係十分熟悉中國南部沿海地形民情，且具語言天才，精通德、英、日、中等國語文暨數種中國方言，極受日本軍方重視。除通譯外，還兼做重要文件的翻譯；許多高級軍官無論公私均喜歡他隨行翻譯，故經常往來於香港、廣州等重要城市。工作之餘，又喜歡研究易經及命理之學，常為同事算命，或作預言，均很精確。有一次，一位高級參謀擬往廣州郊外辦事，邀永昌同行，永昌告以：「今日為出外凶日，恐有不測，最好避之。」這位參謀不信此道，獨自前往，果在廣州郊外被中國游擊隊狙擊喪命。

此事件惹來極大麻煩，永昌以間諜罪嫌被捕，誣指他與重慶政府情報單位有聯繫，逼他供出重慶政府情報系統及活動情況。永昌確非間諜，僅以易理推算不幸言中而已，在被訊問時他一再說明，此事件純屬巧合，並舉例說明自己研究易經與命理經過，但軍法單位不予採信。最後，被判罪入獄，他忍受鐵窗裡身心均受折磨的痛苦生活；但深信「根深不怕風搖動，樹正無愁月影斜」，時間會證明其清白。

牢獄生活確實難熬，他的身體日益消瘦，終罹肺炎。病情漸趨嚴重，在牢中又難得完整醫療，長此以往，必冤死獄中無疑。於是他托人帶信給台灣妻子，想辦法與正在台灣總督府與東京外務省服務的法政大學同學連繫，請其設法作證營救，因他在大學時已常替同學算命。

桂英接夫信，驚愕萬分，在台北找到永昌同學佐藤氏詳告其情，佐藤便與外務省同學柳川聯絡。柳川為外務省亞洲司課長，利用職務上方便，前往陸軍省與參謀本部說情，費盡心力，終把永昌釋放，解職遣返台灣。

劫餘重生的永昌回家後，專心療病；唯地方派出所，把他列入黑名單，不斷找麻煩。有一天日本警察荒川來訪謂：「永昌是留學日本內地的知識份子，應率先倡導『皇民化』運動，為村民模範。」首先要他全家改換日本姓氏，永昌回說：「林姓是漢姓亦是日本姓」。荒川警察不以為然，堅持林姓是漢姓，非日本姓，日本姓應是雙姓。日本警察知識不高，孤陋寡聞，只知欺壓百姓，永昌只好舉例以教育他。永昌問他：「你知不知道日本外交元老林權助？」警察回答：「未聽過」，永昌於是給他上一課：「林權助曾任駐滿清政府公使，戊戌政變(一八九八)時助梁啟超逃日，得日本政府的政治庇護，成為國際知名外交官」。「國外歷史我不懂」，警察插嘴而說。「外國史不懂，那本國大事應該知道吧！林權助曾任駐英大

使，是天皇弟秩父宮留學牛津大學時(一九二五)之十個隨員團的團長」。荒川警察聽完，怒目切齒，不言一語，赧面而返，自恥孤陋寡聞，所知無多。

第二天荒川警察又來，帶著一個寫著「國語之家」木牌，要永昌掛在門牆行人能看清楚的地方，表示「皇民化」常用日語的模範家庭。

此時，台灣總督府正在推行家庭與學校的日語運動，嚴禁使用台語。永昌對警察說：「我們家受過日本教育自然會說日語，其他家人有些未受過日本教育，不懂日語，怎可整日不說話？人類使用母語是自然的現象；語言是人類社會互相溝通的工具，故懂得愈多語言愈方便。」荒川警察呆然木立，無正當理由可反駁。永昌認為日本政府普遍禁止台灣人使用母語乃是藉語言屠殺(linguistic genocide)已達到消滅台灣族群的目的，是很可怕的殖民政策。

一週之後，荒川警察第三度來訪，要永昌家帶頭推動「捐白米吃雜糧」運動。一九四三年以降，台灣總督府命令台灣農民，須繳納大部份米糧，運輸前線，三餐只許吃摻有雜糧的飯。地方警察於用餐時間，到民家挨家挨戶突擊抽查，如被發現吃純白米飯，必受嚴厲處罰。學校老師亦配合政策，每日中餐時檢查學生便當。農民不能自由享受自己辛勞耕耘的收穫。永昌家田產多，稻米收穫量大，除繳納外，餘糧很多，且設有秘密的地下儲藏室存放，不易被警察發現。他發現村民終有缺糧者，於警察巡邏空隙，秘密輸送救濟；為避免警察碰見，存德經常秘密探監警察行動。警察似已發覺永昌家秘藏米糧，唯經多次臨檢，均未發現。

日本警察對知識份子永昌難以智勝，乃苦思對策。荒川警察查得永昌為村中青年補習漢文，乃往突檢，果然，永昌正為數位學生包括其子教授唐詩宋詞，用台語誦讀。警察如逮到現行犯一樣，怒目大罵永昌為「非國民」(此詞為罵不順從日本統治的殖民地人民的專用名詞)「八該野郎」並說：「要呈報上峰嚴辦」。其家族及全體村民均為永昌前途擔憂，因他有一次被誣害入獄紀錄。一週後，接到「郡役所」(日據時代行政組織)通知，要他前往說明。永昌在「郡守」(郡長)面前，理直氣壯的問郡長：「日文中無漢字？你受日本教育有否讀過漢字？你的姓名是否漢字？昭和天皇四字是否漢字？」「是啊！不過漢字是用日本音讀的」郡守回答。「那就對了！我教唐詩亦是用日本音教的。」他把所帶唐詩課本用日音讀給郡守聽。原來郡守是法政大學文學部畢業生。兩人為前後期校友；郡守聽後還稱讚永昌雖非文學部畢業，卻具有高深的文學素養。此事件經永昌的機智應對，不但安然化解，兩人反成為朋友，益令荒川警察難堪。

太平洋戰事，對日本年益不利，前線兵員損失慘重，為補充兵員，在台灣實施「志願兵」制度。荒川警察為此來訪永昌，要其獨生子存德為村民模範，率先志願當兵，此給永昌家帶來難題。此晚深夜全家討論此件大事，經充分交換意見，永昌做結論：「日本在殖民地實施志願兵後，必繼行徵兵制度，如逃得了志願兵，亦逃不過強迫徵兵。無論志願兵或徵兵均會送往前線充砲灰。當戰事惡化，一旦赴前線，前途堪虞。日本敗績已露，戰爭難持長久，終必敗北投降。最佳之途為徵兵前報考最有安全性之海軍經理學校(財務學校)，因海軍主計官極少赴前線，如幸運則極可能畢業前戰爭就會結束。」因此，雙親均主張存德報考和歌山市的

海軍經理學校。

「三十六計走為上計」，這是林家共同的決策，故存德赴日後，其雙親無過激的悲情反應，家中亦未特別的孤寂。林家自存德祖父世芳起就收養同宗林淑惠母女同住生活。淑惠早年喪夫，遺下孤女梅香，生活困難，世芳憐其苦境，乃收養她們。林家為廣大四合院，人口稀少，空房很多，經濟上尚有餘裕供養其母女。世芳夫婦為文弱書生而淑惠年輕身壯，勤勞誠樸，能協助家事，整理庭院花木。他們本為同宗，自然視為一家人，梅香在此生長接受良好教育，成為文雅秀麗女子。在永昌留學日本，及結婚住香港期間，父母年老，其家事田產均由淑惠幫助處理。

當日本政府在殖民地實施徵兵制度時，同時亦徵召婦女，名為「女子挺身隊」，以照顧軍人的炊事及洗補衣服為由，實則送到前線強迫當「慰安婦」(朝鮮人在馬尼拉，台灣人則在雅加達)。日本警察對林家無孔不入，淑惠恐梅香被徵召，乃匹配給永昌家長工吳義雄。義雄品正誠樸，任勞任怨，他願以贅婿名義與梅香結婚，住在林家。於是永昌在其庭院鄰接處，建一棟新房，供其新婚家族居住。

義雄在新婚蜜月後不久接到徵集令，被送到菲島參戰。新婚不久那閨房孤寂。翌年，梅香生育麟兒，命名思椿(思念父親之意)，但未及半歲，台灣南部流行瘧疾，思椿不慎感染;戰時醫藥奇缺，政府衛生措施不佳，終至不治，真是不幸。為母的梅香好不容易撫平心中悲情，半載之後，又接噩耗，丈夫戰歿前線，梅香痛不欲生;「蜜月歡情猶在憶，子夫雙亡情難堪」。不久，梅香母因悲傷過度，心臟病突然而逝。可謂悲慘之至。

存德在和歌山市海軍經理學校受完入伍教育有三日假期，他想去較近的大阪遊覽。大阪是日本知名的工業都市，工商繁榮。大阪城又是日本國家級的文化資產，為豐臣秀吉所建。存德曾讀過豐臣秀吉傳，很欽佩豐臣從窮困的平民孩童，不斷的奮鬥上進，最後昇為「關白」，繼承織田信長的霸權，成為戰國時代諸侯領袖。

存德出了大阪火車站，正四方觀望這座大都市的市容時，聽到後面有人呼叫他，回頭一看，是高中同學陳秀美。秀美為台中人，父親戰前在香港經商，財務上曾受到存德父極大支援，從失敗中復興，兩家又為鄰居往來素密，交情甚深。他高中畢業後，負笈東渡，就讀東京高等師範理科。今日畢業，欲返台灣任教，回台前來大阪向叔父家族辭行。秀美叔父國華在大阪經營規模很大的餐廳，生意興隆，事業有成，在旅日台灣同鄉中具領導地位。他曾數度到香港訪其胞兄，存德家曾以鄰居之誼設宴歡迎他，故有數度面緣。

舊鄰居，同學再度相遇，歡情難喻。他們互敘別情，互道將來，兩人均相信這是前世修來的好緣分。今朝始能相會。秀美曾多次來過大阪，很熟悉大阪的地理和街道，帶著存德遊大阪城，天王寺公園，住吉大社等名勝古蹟；傍晚則去逛遊熱鬧繁華夜景，夜宿其叔父家，接受熱情的款待。三日假期，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。在分別前夕，兩人合唱共同喜歡的台灣民謠一望春風：「我們是愛情蓓蕾，

春風吹來便開花。我們的前途光明，春風吹來便得意…。」次日晨，兩人珍重道別，各奔前程。存德託了一封長信回台灣，信中報告到日本入學與遇見秀美情形，語頗稱讚秀美。

秀美回台後由父母陪同訪存德家親交信函，兩人久未謀面，談論良久。秀美初次來南台灣，很欣賞南部景觀。尤其喜歡林家四合院的庭園，佈局對稱，院落寬敞，人工山水，盆景花木，所種松柏竹蘭蒼翠茂盛，詩情畫意，甚含哲意。永昌還特別介紹了管家的宗姪梅香，並由她帶領參觀已故存德祖父秀才書房，看到滿櫃的中國古代線裝書，甚為欽佩秀才公的飽學與林家書香世家的傳承。秀美還懇求：「如能在南部中學任教，請予寄宿貴所？」永昌夫婦立即表示歡迎，並答應：「將予無條件的提供一切，並代為尋謀中學教職。」

當時，殖民地的人欲求得中學教職，實難如登天。永昌接到秀美寄來的學歷證件後，即往南部女中交涉。該校校長為其大學同學，雖有種種困難，經其再三懇求，終以同學之誼，給予聘任。不久，新學期開始，秀美遷住存德家，開始其教師的新生活，並致函大阪叔父及存德，表達心中的期盼，這是首次亦最後的通信；因時局惡化，民間通信從此幾乎斷絕。秀美住此數年，受到存德雙親及堂姐梅香的親切照顧，心存感激，生活愉快，亦幫助梅香學會許多家事。林家視梅香與秀美為家屬成員，感情融洽。

存德在軍事學校，無論軍事或專業學科均表現優異。假時亦曾數訪秀美叔父家，談論時局，交換意見，增益見聞。「他鄉遇故知，交往如親人」，在戰亂中唯一慰藉，誠值珍貴。由於戰局的急劇惡化，經理學校的修業年限縮短為兩年，於終戰年(1945)春畢業，被派在舞鶴海軍鎮首府(軍港)服役，開始其海軍主計軍官生活。

八月初，存德奉命出差廣島軍部洽辦公務。他通知秀美叔於八月六日晚回途路經大阪時造訪。秀美叔說：「六日下午要往東京，故請於五日來舍，有要事告知。」存德乃提早結束公事，於五日下午到達大阪。是晚，陳家歡宴存德，存德問陳叔叔所謂要事是何？他說：「偷收到無線電廣播，盟國於七月二六日發表波茨坦宣言，勸日投降，鈴木總理已召開內閣會議擬接受波茨坦宣言。日本的投降為期不遠，屆時軍隊或會有一場暴亂，宜萬事小心，以策安全。希望戰爭結束，能安全回到台灣。時局平靜後，希能再偕秀美重遊扶桑，屆時會替你安排一切旅遊及有關事宜。」

次日（八月六日）晨，美空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，瞬間物燬人亡，死者十餘萬，未死者亦受到輻射塵的傷害，成為世紀浩劫。存德十分感激陳叔叔，由於他的邀請提早一日造訪，才能脫離死亡的浩劫。每度追思，心猶餘悸。

戰事如陳叔叔所料，不及旬日，日本便無條件投降，幸舞鶴海軍基地一切平靜未有動亂。存德解隊後，無處可往，只好暫住陳叔叔家，幫助店務，待船期返鄉。

翌年孟春，存德搭船回台。因航速難定，抵期難測，船抵基隆港時存德父母及秀美已在港口苦等了整日整夜。存德從船上見岸上中國士兵戴斗笠、穿草鞋的

衣著及其言談表現，留下深刻印象。他整理行旅時特別珍惜兩件富紀念性的物品：一為標緻的海軍軍官冬夏季制服，另一為海軍軍官短佩刀。尤其是短佩刀為畢業成績優異，由日本今上天皇頒賞，鏤刻代表日皇的菊花紋章。他撫刀慎思，台灣今已歸中國，政制改變，恐保持軍刀而惹橫禍，故將之丟棄海底，棄珍求安。

存德回家後許多親友來訪，相繼告知其別後村內發生的大小事件。他聽到欺壓百姓，作威作福的荒川警察，於日本投降次日潛逃北部親戚家，後來，橫死路旁，報載是車禍。存德深感到「因果報應」是自然恆理。

半月後，存德全家專程造訪秀美家，親交她叔父信函。函中極為稱讚存德聰敏好學，品學兼優。「且林陳兩家在香港時為鄰居，事實上常有往來，互有認識。秀美與存德少時又為青梅竹馬，戰時有緣在日本重逢，互表愛慕，情投意合，是理想一對。秀美返鄉任教南部，住宿林家，視同家人。如今屆黛綠年華，標梅迨吉，願為月下老人，使有情人早成眷屬，結成連理。」秀美父閱後傳閱永昌等，雙方均有同感。

存德返鄉時台灣經濟不景氣，物價高漲，通貨貶值，人民生活困難。存德接管父業經營農場，以其所學財經知識，以科學化經營，作計畫生產，使產量增加，促進了農村經濟繁榮。他自忖有朝一日要重振父親的國貿事業，向國際發展。次年（一九四七）初春，雙方家長同意，有情人終結鴛鴦，婚後偕往日本度蜜月。他們首至大阪叔父家拜會，然後周遊日本全國，參觀名勝古蹟，並重會同學舊友。唯他們的蜜月旅行，新婚氣氛未如想像中那麼春風得意，因心理上籠罩一層莫名的陰影。

當他們到達大阪後三日（二月二十八），台灣由於取締私煙發生衝突引發「二二八」事件，頗多傷亡。事後陳儀軍隊報復，大肆搜捕嫌疑份子，殺害無辜兩萬餘。存德為日本軍事學校畢業，又為知識份子，故亦成為調查對象。事件後軍憲數人曾至林家，因存德夫婦已出國，其父受到審問，又查到存德的軍校名冊與軍官制服，幸無武器，不然後果不堪設想，但仍遭嫌疑。其雙親再三辯解，亦難釋其疑，被認為事後畏罪潛逃。其父只好急電存德，速寄一切出國證明文件影本，作為不在場證明，以證明與事件無涉。同時，為防不測，暫留日本，迨一切澄清，萬事無虞時返台。

在二二八事件已結束數年之後，萬事已歸平靜。有一日，警察與情治人員突然來訪，調查林家父子在香港與日本背景，因他們被懷疑與香港共產黨與日本台獨份子有關聯。以後情治人員明查暗探，長期監視。存德不知其因，只好委人在中央查明其事，獲知與日本秀美的叔叔有往來關係。秀美之叔父在日本經商多年，在僑界稍有地位。當時，旅外部份台胞有台獨傾向，而他們常在秀美叔父經營的餐廳聚餐，因此，被列入黑名單，禁止入境，台灣的親戚亦遭連累。為此，存德父精神抑鬱，身體衰弱，宿病復發，中致不治。數月後其母悲傷過度，亦中風而逝。身經兩代憂傷恐怖，悲情甚憐。

秀美結婚後仍在原校任教，因家世背景關係，亦受到服務學校人事單位〈負責「人二室」工作的保防秘書〉的監視查報，使她常心有恐慌，後來，學校以「不

擅國語，表達欠佳」為理由解聘了她。沉默謙順的秀美經不起打擊，從此精神苦悶、常罹疾病。好在其堂姊梅香能協助家事，支持殘局。

存德於父逝世後繼承家產，林家資產大部份為其父在香港經商所賺。他認為「錢財如糞土，仁義值千金」，為紀念先父，他首先為村民建一所小型圖書館，購置各類圖書報章，又把秀才祖父藏書全部移藏，供村民閱讀，以啟民智。

後來，為提高村民生活品質，他在村內建造水塔、橋樑、排水道、柏油路、路燈、公共廁所、休閒活動中心、農忙托兒所等設施，改善村民的交通與衛生環境。村民為感激其貢獻，把所有他所捐建的硬體建設用其祖父及父親之名命名(圖書館用世芳，其他用永昌)，並推舉他為村長，連選連任，無人能與之競選。他的村因而成為模範村，他本人亦當選為模範村長。

村莊郊外有一座「土地公廟」，平日早晚或有節慶時，常有村民在此祭拜祈願，非常靈驗，是村民信仰中心。該廟年久失修，存德又付資改建，莊嚴堂皇，名「福德祠」，並在祠旁加建「涼亭」，由堂姊梅香每日負責清理環境，提供茶水、報章，成為早晚村民郊外散步的休息場所。

存德家財萬貫，平日亦積德行善，唯一憾者，年屆不惑膝下猶虛。他們家已三代單傳，如再無嗣，將斷香火。林家有長期的悲哀苦難歲月和恐怖情結，長期壓抑，使秀美精神不定，心理困擾，至患憂鬱症，寢食不安，憔悴如枯木；雖經調養醫治，仍無法生育。存德夫婦不失望，鼓起勇氣，去醫院作詳細檢查，兩人均無生理上的缺陷。他們接受醫師心理輔導；從此，改變生活方式，儘量舒暢身心，不再抑鬱，並藉信仰提高信心。他們記得蜜月旅行時在奈良大佛前參拜時，聽一位僧人講道：「有困難時只要虔誠的求神拜佛，神會幫助你解決一切困難，因神有超自然力量。」

「月到十五光明少，人到中年萬事休」，年屆中年的存德夫妻在一年復一年的失望中，不斷的重燃新的希望。此年中秋，存德夫婦到郊外賞月。抬頭望明月，低頭盼兒女，在如夢境般的夜色中，走進他所改建之福德祠，夫婦倆很虔誠的膜拜祈願。忽覺一陣涼風掠過，夫婦心有異感。彼時月明景耀，是日恰是秀美生日。他們乃回家拜佛，存德獻上鮮花及項鍊禮物，在桃行鍊上鑲著男女一對可愛的嬰兒像。秀美向存德低語：「這是你每年送的禮物中，我最喜歡的一項，你道出我心中的夢，希望給我這個機會。」不久，村中傳出村長夫人懷胎的喜訊，翌年生了一對男女雙胞胎。夫婦心歡意悅，這是四十年來，萬能的神的首次恩賜。夫婦對孩兒懷的很高的希望，男孩取名「正雄」，希望成為名律師伸張正義，保障人權；女孩命名「惠文」，期待成為文學家、歷史家，以優美文筆記述社會軼事和個人傳紀。

正雄兄妹在良好環境中長大，身心均得健全發展，兩人都勤勉好學，在小、中學就讀期間，品學兼優。

惠文在高三下學期，在升學競爭下，不眠不休的用功，突罹急性肺炎，病情日益惡化，村民聞悉，均往探病。經旬日住院治療，醫生告急，再使林家再陷悲傷。此時，保母梅香心急如焚，悄悄赴福德祠上香祈禱：願「己身替死，早日康

復。」心祈頭叩，不斷跪拜，極為虔誠，並發誓在祠旁廣植花木，以美祠觀。

梅香許願次日，惠文病情漸漸好轉，二週後便痊癒，恢復上課。此年，兩人均考上父母親所期望的理想大學。事後，梅香把許願和植樹事告訴存德夫婦，他們十分感動梅香對主家的忠誠，並在祠旁暨後院，廣植不同花木，使四季都能花開吐芳。其所植梅花在熱帶南部亦出奇意外的盛開艷麗。數年後，梅香因白血球病病逝，村民為感念她長年對地方福德祠的服務，把「涼亭」名為「梅香亭」，成觀光勝地。坐在亭閣，觀賞梅花，成為該村奇觀，漸漸發展成觀光勝地，地方因此繁榮，福德祠的香火亦趨鼎盛。